

梁知行編著

梁任公選集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論中國國民之品格

廣東與世界文化之關係

廣東人之海外事業

說常識

說國風上

說國風中

說國風下

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

美術與科學

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

情聖杜甫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學問之趣味

美術與生活

敬業與樂業

爲學與做人

台灣竹枝詞

一

二九

三三

三七

三九

四〇

四五

四八

五一

五四

六六

六五

七〇

八二

八九

九二

九六

一〇〇

一〇五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視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爲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最廣猶不過一百十二兆人耳較吾華文僅有四分之一也印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糅雜殊甚中國雖南北閩粵其語異殊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爲將來一大問題別有文論之）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墳典索邱其書不傳姑勿論即如尙書已起於三千七八百年以前夏代史官所記載今世界所稱古書如摩西之舊約全書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婆羅門之四韋陀論亦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九百年前門梭之埃及史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皆無能及尙書者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國今傳者尙十餘種歐洲乃無一也此真我國民可以自豪者）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游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爲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礴

碑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獷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泰西雖有希臘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諸賢然安能及我先秦諸子）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我國之學術思想雖稍衰然歐洲更甚歐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羅馬法耳自餘則暗無天日歐洲以外更不必論）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燄，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燄之何以溢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吾愛我同胞之國民。

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學術思想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屑其意也，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隲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鳥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爾，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筆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聯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今正過渡時代蒼

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所扞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妄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爾。

今於造論之前，有當提表者數端。

吾欲畫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爲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芽，則舉其重也，其理由於下方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爲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羣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焉，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恆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獨其入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統一者謂全國民之精神非攘斥異端之謂也）不必更以宗教之末法自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種植家常以梨接杏以李接桃牧畜家常以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駒皆利用此例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兩緯度不同之男女相配所生必較聰慧皆

緣此理）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大地文明祖國凡五，各遼遠隔絕，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剌伯之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媾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鐸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驗也，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於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筵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爲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下文省稱黃族向用漢種二字今以漢乃後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來也。黃族起於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寢昌寢熾，遂徧大陸，太古之事，摺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爲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爲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上：

（第一黃帝時代

胚胎時代

第二夏禹時代

第三周初時代

第四春秋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爲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

餘種，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曆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顛隳，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抑洪水，乘四載，徧九洲，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爲華夏，爲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述其稱傳自神禹必非盡誣）皆爲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宮禮，（近儒多攻周官爲僞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附然豈能一筆抹煞耶攻之者蓋有二弊一由過崇教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羣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蠻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爲古聖人豈當有此皆有所毗而生迷因也）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洎及春秋，兼并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斯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爲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即天然界近於地文學範圍者）之狀態，能使初民（此名詞從侯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爲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爲羣利也，請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蔽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地，其第一著也，

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縱觀經傳所述，以爲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詩天生烝民書惟陰隲下民禮記萬物本乎天）天者有全權，有活力，臨察下土者也。（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爲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詩下生烝民有物有則書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爲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者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確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羣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稱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羣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爲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序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其爲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憲之無責任歸其責於大臣使人人不必有所顧忌得以課其功罪也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課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災異，君主實尸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薦天而受，其殂死也，稱天而諡，春秋所謂之天統君，蓋雖專制而不能盡專制者存，此亦神權政體

之所無也。不寧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形之天，忽變爲有形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其法不立其效不覩然安可以責諸古代）當遠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尙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祀者，門戶井竈中霤，皆關於日用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即此亦可以見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强，故於祭天之外，祀祖爲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代思想之變遷，於其事鬼神之間，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之與天並重，（墨子天鬼並稱最多）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 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範圍數千年，至今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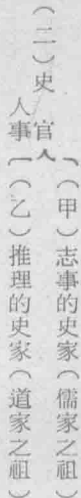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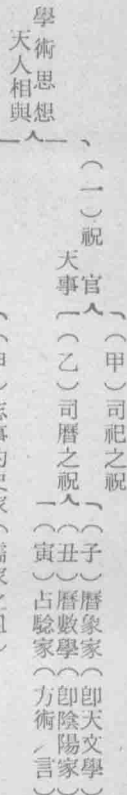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爲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爲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師也，皆取以爲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爲學術，其握學術之關

鍵者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羣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舊約全書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有四族婆羅門爲首刹利次之刹利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牀喇嘛掌全國大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柄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爲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職。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牷肥腍粢盛豐備，蓋以爲祭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曆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博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曆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於曆學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發源於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畧有陰陽家數術畧有天文曆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術半屬此類）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裨竈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爲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羣初時之形狀，訛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僞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爲此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讖緯亦然，緯書之爲眞僞，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爲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爲學術思想之薈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太史乘輅軒所采）若書，若春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

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爲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最著者也）若別爲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則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而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畧之不別論，（古者醫必兼巫故古醫字作醫黃帝內經有祝甲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樂與詩同體詩掌於太史樂官亦稱瞽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爲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 (Caste)（印度分人爲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爲刹利其爲毗舍最下者爲首陀不許互通婚）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 (Estate)（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爲然，而學術思

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指舟車來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覩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畧，（班志全本劉歆七畧故今用其原名）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據，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士有士之鄉農農有農之鄉工商有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蓋古俗然也古者以官爲氏如祝氏史氏樂正氏倉氏庾氏等皆由世業之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中國爲然，即各國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室抑多數之民智爲教

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而已矣。

全盛時代

第一算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爲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蹟也，求其所以致此原因，蓋有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人羣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摺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朴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羣進化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爲居國由漁獵進而爲畜牧由畜牧進而爲耕桑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尚未能脫行國之風焉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蓋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儀禮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嫻文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即發之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嶇偏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劇然

分爲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爲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日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閭閻之階級一破，前此爲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周室之勢既微，其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土隸於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爲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于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諸『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而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罣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

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洲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爲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之義最爲精善今從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爲國家休戚所關，（當昔羣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鴟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人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庸之歸以爲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爲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爲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於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才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爲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爲文明之障礙中國敝此界最早是亦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

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爲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畧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皇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舉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徧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屨職席以爲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啓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畧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爲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爲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畧也，篇中諸子畧，實爲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畧之目如下，凡爲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內）

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陰陽家、二儒家、三墨家、四名家、五法家、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爲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一它鸞魏牟、二陳仲史鰌、三墨翟宋鈞、四慎到田駢、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已而六。

一墨翟禽滑釐、二宋鈞尹文、三彭蒙田駢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尠，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兼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駢忌駢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爲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四方之學亦未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己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採，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畧，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